

歷史空間

畢加索的情慾寫真

朵拉

抵達香港機場，剛過海關，看見一本書在等待我。以中文、法文和英文印刷的封面：《法國五月》20年版。4月12日至6月24日香港及澳門藝術節。自1993年創辦以來，「法國五月」廣受香港人及香港國際社群歡迎，被視為香港和澳門的主要藝術節之一。

今次藝術節獲得香港政府（康文署）的財務慷慨資助，香港賽馬會且首度加盟成為首席贊助機構，其中一項是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收藏的珍品，「當代藝術之父」畢加索的作品展出。

在巴塞羅那偶遇畢加索的鏡頭，歷歷在目。排着長隊等待購票者，無人囂嚷或企圖插隊，守規矩地按照秩序，一邊聆聽畢加索美術館門口一位氣質優雅的大提琴手的街頭表演，悠揚的旋律至今猶在耳邊迴響。在展館樓上，為不朽的大師一幅16歲的油畫《科學與慈善》驚訝得無法移開腳步，終於明白何謂天才之作，並思考自己是否還要繼續作畫。到樓下又徘徊良久。1950年11月，在華沙召開世界和平大會，畢加索畫了一隻昂首展翅的鴿子，當時，智利著名詩人聶魯達稱它為「和平鴿」，從此為各國公認。那看似簡單容易的寥寥幾筆素描，鴿子似在牆上展開和平期許的翅膀。

1973年4月8日，畢加索上了全球報紙頭條新聞版，享年92歲，生活和作品皆多姿多彩的藝術大師去世了。這之前，他的創作才華及對不同女人的狂熱迷戀令他頻頻成為新聞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

21世紀剛剛來臨時，去世20多年的藝術家再次成為世人矚目的名字。200多幅極盡煽情的春宮畫，包括素描、油畫、版畫，皆是男歡女愛的纏綿畫面。構圖大膽露骨，令觀賞者臉紅心跳，這一批原本深藏於各大銀行保險箱和地下室的神秘畫，數十年後重現於法國國家現代美術館，造成一場充滿爭議的轟動展出。

法國國家現代美術館解說員說：「色情、性慾，是畢加索生命的動力。」藝術和色情的區別，向來深具爭論性，但是，曾經有人向畢加索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位一生離不開女人的藝術大師回答：「那根本是同一件事。」

身為布拉斯可家中的獨子，卻承襲母姓的畢加索，女人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過客，比較長時間和他在一起並且為世人所知的女性，至少有7個。

從一開始，畫家畢加索就和畫中的模特兒糾纏不清。1900年，畢加索和好朋友卡薩傑馬斯來到巴黎，他們一起愛上他們的圖畫模特兒左爾曼娜。卡薩傑馬斯最後因性無能舉槍結束自己的生命。已有女友奧黛的畢加索一邊怨恨左爾曼娜令好友喪生，一邊深深迷戀左爾曼娜性感的肉

體，與此同時他也和另一個模特兒瑾恩上床。

1904年，畢加索遇到他的第一位同居愛人奧莉薇亞。當年17歲的奧莉薇亞，是影響他的創作自沉淪絕望的《藍色時期》走向充滿律動感和明快柔和的《粉紅色時期》的重要女人。但是不明專情為何物的畢加索，另有女友艾莉絲，是他一個朋友的太太。畢加索身邊經過的異性不少，但在這時期，對他更大幫助的女人，卻是一個同性戀者——喜歡作男裝打扮的女作家簡德路特。這位眼界胸襟堪比男性的富有女作家，長期給畢加索經濟上的支持，並介紹他認識許多上流社會的專業人士和藝術家，包括外號「色彩魔術師」的「野獸派」創立者馬諦斯。

愛情生活豐富燦爛的畢加索，和渴望安定生活的奧莉薇亞，在不同的需求下，感情逐漸淡化，模特兒芬妮成了他的新歡，在一幅題為《女人和吉他》的畫中，畢加索寫上的是他這個時期的心中至愛馬賽爾·漢伯特的小名「愛娃」。

《坐在扶手椅裡的女人》，愛娃的幸運是她比畢加索先死，令畢加索對她的愛情永恆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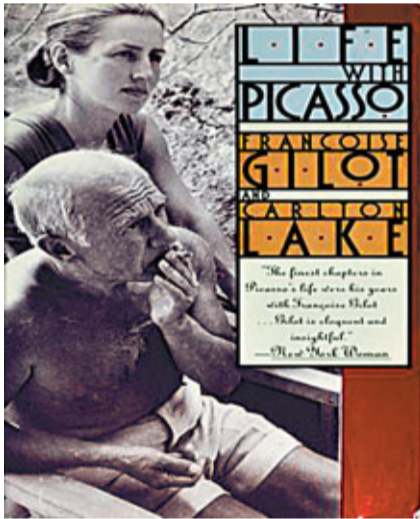
不甘寂寞的畫家立刻又有新女友嘉比的陪伴，嘉比嫁人後，他遇到讓他心動的俄國芭蕾舞女郎奧爾加·柯可洛娃。奧爾加的魅力令畢加索首次想到結婚。幸福溫馨的婚姻使畢加索走進「歌頌人生的美好」的「新古典主義」畫風。可惜安定的是婚姻，並不是畢加索的心。

愛情像浮游的霧，飄忽不定。接着住在他心中的是畫家朋友的女友莎拉。以莎拉為畫中模特兒所作的畫的數目，遠遠超過他自己的太太奧爾加。

奧爾加和莎拉卻也沒有力量束縛天性不羈的畫家。創作力旺盛，名氣如日中天的畢加索在地鐵站偶然遇到17歲的瑪麗，朵莉絲，馬上邀她充當模特兒，畫出充滿性感的《夢》，並收為秘密情人。純情美貌的瑪麗雖然為畫家生了一個女兒瑪姬，同樣沒能留他在身邊。

對女性無法專一的自我主義畫家，在1936年擔任普拉多美術館館長時愛上超現實主義攝影家朵拉·瑪兒後，創作《朵拉·瑪兒的肖像》、《裸體梳妝女》等，公然帶她在各個公共場合雙雙出席，無視於自己的妻子奧爾加和情婦瑪麗，甚至介紹朵拉給瑪麗認識。當年因天真無知而成為他地下情人的瑪麗，選擇在認識50周年紀念日自殺身亡。一個為愛情犧牲了自我的幸福和平常生活的女人，以死亡發出她無言的抗議。

這份抗議沒有獲得任何成果，畢加索仍沒一點收斂，率性地繼續他的情慾糾葛。那年已經62歲的畢加索遇到21歲的法蘭西絲·姬洛，野性的年輕女畫家激發起他那容易被美麗女人激發的熱情，為她畫了《女人——花》等作品。13年同居，法蘭西絲為他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就是成功地以自己的名字作香水和化妝品



LIFE WITH PICASSO



網上圖片

來鴻

楊曄

靜待邂逅

我猶豫的憂鬱終於落定，化作那朵淡紫色的小花，獨自綻放在懸崖。每一枚花瓣清晰的脈絡，都是我的心音划過的印痕。思念在風中搖曳，祈盼有誰會欣賞我幽幽的心事。

或許誰都不曾也不會來過，我就凋零成淡淡的塵埃，隨風散去。有誰會在意我來過嗎？或許誰都不知道我輕輕地開過，我只在懸崖的一角，默默地守望，也沐朝陽，也臨暮風。

我把生命誕生在孤獨懸崖，只為了遠離塵囂。我不想被喧鬧驚擾，我不想讓繁雜亂心，我不想因欲望滋生貪婪，我不想因享受而追逐奢華。

我淡淡的盛開，也去妝扮春日；我努力的綻放，也去點燃夏季。其實，或許我年年怒放，是為了前世的相約。我次第綻開笑靨，只是為了遇見你。可是等到花瓣飄零，等到花期在風中散盡，依舊不曾見到你的歸期。

一個聲音一直在耳畔低語，在鬧市的某個角落，一雙等待的明眸，渴盼我熟稔的容顏，落進他的眼簾。

也許有一天，經歷了浮華的你淡定下來，歷經的挫折的你從容下來。於是那一襲白衫，唱着那久遠的歌謠一路而來，而我卻飄向崖底，今生的緣又擦肩而過。

你也許會遇見雨打在窗上，那就是玻璃的淚；若是露落草尖，那便是花的淚；如果你的夢裡，飛舞凋零的花瓣，淡紫的，那就是我的淚。

你知否？前世浪漫地邂逅，是相思的痛，今生孤獨地等待，是寂寞的痛，來世不相逢也罷，因為那又將是離別的痛。

這塵世間，可不可以有一種牽掛不是煎熬，可不可以有一種思念不是痛苦，可不可以有一種相離不是分離，可不可以有一種相愛就是永遠。

連風都在聆聽花兒夢幻的嚙語，也許冰川的漂移，大陸也會浸成海洋。可我的等待裡，為何沒有了你的邂逅。

漫長的日子裡，相思結成一顆顆紅豆，在時間的長河裡熬成苦艾的湯，於是滄桑在懸崖寂寞的開放，我無語的期待，只為與你相遇。

古今講台

仰望南神

吳羊璧

天氣很熱，卻令人想起了納涼的樂趣。說到納涼，現在像香港這樣的大都市，大家都會開冷氣，或者到有冷氣的地方去坐。很方便，冷氣也令人舒服。但是現在，我想到的卻是在鄉間的納涼。鄉間納涼，最好的地方一是在大樹下，一是在長巷裡。長巷常常會有涼風，那是空氣對流帶來的樂趣吧。

還有到了夜裡，坐到空曠的地方，左鄰右里端着椅子都來了，談天，交流見聞，也是交流友誼的最好時候。

我這裡說的是回憶，回憶幾十年前鄉間的往事。在香港，這樣的情景，只能在記憶裡有。香港到處是高樓大廈，同住一大廈的人很多，平時卻不大往來，在乘電梯的時候也難得點頭問好。

鄉間的納涼，還有一點難得的是，頭上有一大片天空。我們頭上永遠是一片天空，但是在大城市裡，連

大自然給予我們的這一片天空也享受不到了。在高樓大廈林立的窄小街道上，往上望，往往只是一條條的天空。

鄉間的天空，令人懷念。說到夜裡仰望天空，人們往往先想到北斗星。北斗七星高，北斗星亮度高，容易找出來。但是我記憶中，還有「南神」。

我不知道在現代天文學上，有沒有「南神」星座。我懷疑那也許只是我們那裡民間的一種說法。在天空的南面，可以望到一片的星座，構成一個巨大的形象，像一個巨人坐在那裡。小時候看着看着，覺得很像，有點害怕起來。不過又覺得不怕，它是神，神是照顧着人類的。

現在夜裡仰頭，不容易見到星光燦爛了。在香港這樣的大城裡，即使你找到一處空曠的地方，往上望，可以見到星星，但是好像少了很多。疏疏落落。我在

香港的郊區住過一段時間，有時候夜裡仰望天空，也覺得星星少了。這大概不是錯覺，是真的少了。當然不是天上的星星少了，是能讓我們見到的星星少了。

大城市總有一片燈光，是不是燈光使我們見到的星星少了？我想是的。記得有朋友說過，他們旅行到戈壁地區，夜裡見到的天空真與平日在城市見到的不一樣。滿天星斗，那麼多，那麼密，又那麼近，好像可以想法子摘一兩顆下來。在大城市裡也可以見到天上許多星星，但這樣親近的感受是感覺不到的。星星與我們遙遠了。

在我的記憶中，鄉間的星星，還不時可以見到隕星。雖然不是晚晚隨時能見，但時時見。民間的說法，星的隕落，往往就有人間重要人物的逝去。這是令人惋惜的。不過，天上人間，永遠有着這樣那樣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永恆的。變化本身是一種永恆的存在。

仰望星空，星光燦爛，親近可摘。這種情景很有詩意，很令人嚮往。但是在大城市裡，這種大自然慷慨的賜予，城市人也享受不到了。即使住在香港郊區的時候，也感覺到這樣，很惋惜。大概在遠離城市的地方，還是可以親近星星吧。令人懷念的星夜。

畫中有話 來，多個項目上都未能擺脫爭議性判罰，各種錯判、漏判、改判層出不窮。「失誤」不僅傷害了參賽運動員，也讓奧運精神本身受到傷害。賽事落幕，希望今後的奧運會上上述三位裁判將會絕跡。圖/文：張小板

生活點滴

耕耘心中的那畝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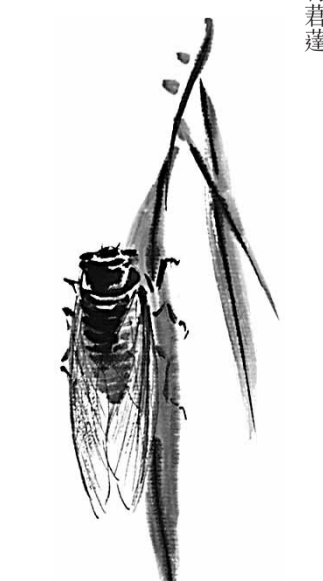
王東強

喜歡三毛的文章，年少時對外面世界的憧憬和那份狂熱的流浪情結，全部來自於她的文字。那時還喜歡聽三毛的歌《橄欖樹》、《滾滾紅塵》，還有齊豫與潘越雲合唱的《夢田》。「每個人心裡一畝田，每個人心裡一個夢……」如今在這喧鬧的鋼筋水泥中，都市人也許早就在記憶中模糊了田地的影子，麥田、果樹、炊煙，似乎早已已經被遺忘在了夢境的背後。

親近土地，親近自然，是很多人心中都存有的那份原始的憧憬。我一直羨慕那些在農村長大的孩子，他們與土地有着最親密的接觸，有着最自然的快樂童年。結婚後，我和老公開來無事，試着在窗下種了幾棵向日葵。看它們漸漸發芽，慢慢長高，結出了金黃的葵花。後來我們又在樓下種了幾行蒼綠和一些香菜，本不曾抱太大希望，不料蒼綠長勢喜人，香菜也綠油油的，它們依然和我站在一起，像在合唱一首快樂的歌。我將那肥碩的蒼綠葉子用來調醬，根莖用開水焯後放蒜泥、花椒油涼拌，吃起來實在是清爽無比。後來不少鄰居下班都會掐幾棵香菜回家做湯，還不忘讚美一句：「這菜長得可真是好哇！」

「我」一直覺得她溫柔安靜，那雙纖細的手只是用來表演茶藝的，想不到，種起菜來也是有板有眼，這感覺會令那些整日在電腦前樂此不疲的「菜友們」感到汗顏吧。不一會兒，女友戴上草帽開着私家車種菜去了！

前幾天去K歌，發現齊豫的《夢田》又被翻唱，詮釋出了時尚的韻味與新意來。「一顆種子是我心裡的畝田，用它來種甚麼，種桃種李子種春風，開盡梨花，春又來了。」我總是，在想想，其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畝田。無論我們播種甚麼，友情、愛情還是快樂，甚至去努力耕耘那片最堅硬的憂傷，也許最終才會懂得，無論收穫的是多或少，但只要流過汗水，有過付出，便是最大的幸福！



亦可聞

養狼計劃與全民體育

舒榆

中亞小國哈薩克斯坦奪得了一枚金牌。這枚金牌得自於女子舉重53公斤級的比賽，選手名叫祖爾菲亞。對，如您所知，我說的，是前中國舉重隊員趙常寧。

趙常寧是一個樸實的孩子，來自湖南。她獲得金牌的瞬間，我們看到的這個流淚的小姑娘，就像一個鄰居受了委屈的孩子，還在哭鼻子。

趙常寧代表哈薩克斯坦參賽，據說源於前國家隊教練梁小冬的點撥。2007年，趙進入了湖南省省隊，師承著名教練賀益成、周繼紅。有一天，梁小冬看完了她的訓練，問她是否想參加奧運會。在得到女孩子的同意之後，就把她推薦給了國際拳聯秘書長馬文廣。當時，馬有一個「養狼計劃」。不久，趙常寧就變成了哈薩克斯坦公民。再後來，哈薩克斯坦人祖爾菲亞獲得了奧運會金牌。

「養狼計劃」源於中國的乒乓球隊。北京奧運會上，中國乒乓球隊包攬了4塊金牌。如此好的成績，據說不僅沒有讓蔡振華們感到驕傲，反而給他們增加了危機意識。為了讓乒乓球隊的優勢保持下去，他們決定實施「走出去」與「請進來」的計劃。這，就是「養狼計劃」的由來。

趙常寧是一隻被放養到國外體壇的「狼」還是丟到狼群裡的「羊」並不重要。一個事實是，這個女孩子已經獲得了奧運會的金牌。在內心深處，我為這個女孩子感到幸運。客觀地講，即使她不出走哈薩克斯坦，也未必能夠進入國家隊；即使進入了國家隊，也未必能代表國家參賽。小山智麗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原本叫做何智麗的中國女子乒乓球隊員，因為「讓球事件」憤而出走。

結果在漢城奧運會上，代表日本參加比賽並贏得了金牌。

中國體育界的「養狼計劃」，主要針對的是一些具有絕對優勢的領域。比如乒乓球，再比如舉重。這說明，在競技體育方面，我們的很多項目已經鮮有敵手。

但是，讓人感慨的是，競技體育發展如此之好，國民的身體素質卻不見提高。在奧運會上，我們的一些項目能夠包攬金牌。這不能不說體育總局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與此相對應的是，國民的身體素質卻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

前年，網易曾經做過一個專題，稱10年來國民體質持續走下坡路。具體的表現是，青少年肥胖症猛增近50%，近視率從10年前的20%增加到當前的31%。另外，目前國內有1.6億人患有高血壓。與鄰國日本相比，我國的青少年出現了「高身材，低體質」的現象……這種現狀，與我們在競技體育方面四處「養狼」是不合拍的、不相稱的。

國際奧委會在《奧林匹克憲章》中寫道：「每一個人都應享有從事體育運動的可能性，而受任何形式的歧視，並體現相互理解、團結、友誼和公平競爭的機會。」由此可見，真正的奧運精神乃在於全民素質的提高。全民參與更符合奧運精神。

今天的奧運賽場上，中國隊的金牌數量會愈來愈多，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能徹底貫徹奧運精神，大力發展全民體育運動，讓舉國體育逐步退出歷史舞台，則是一件更大的善事，如此，則國人體質無憂也。街上的大小胖子們會歡呼的吧！